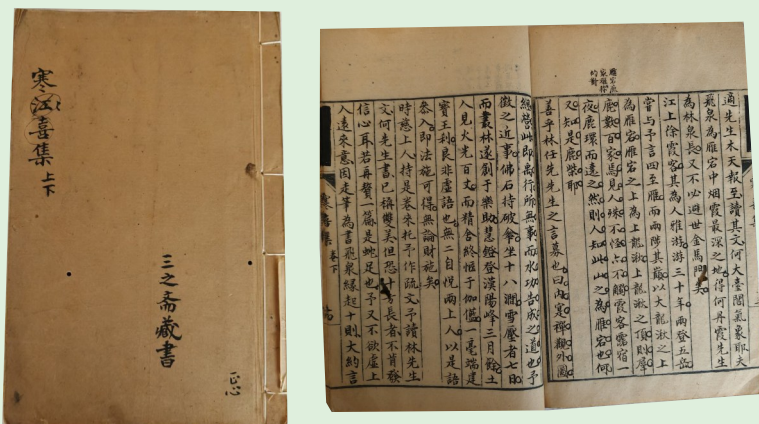


徐霞客四至雁荡山探微

■林宏伟

徐霞客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旅行家、地理学家和文学家。1607年暮春三月，20岁的徐霞客戴上母亲缝制的远游冠，开启了一生的壮游事业。30多年间，他经风雨历霜雪，到过今日中国的21个省（区、市）100多座城市，留下不朽的巨著《徐霞客游记》，蹚出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。

乙巳年初夏，笔者在浙江省临海市博物馆翻读三之斋藏书《寒喜集》，惊喜发现作者陈函辉在《书飞泉寺募缘十则》一文中提及，徐霞客曾“四至雁，而两陟其巔”。这是徐霞客壮游史上的新记录。为此，笔者展开考证。



推手：陈函辉

据《徐霞客游记》记载，徐霞客首游天台山，三游雁荡山。

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四月十一日至十五日，徐霞客一游雁荡，留有《游雁宕山日记》；

崇祯五年（1632）三月二十日至四月十六日之间，徐霞客二游雁荡。此行徐霞客并无游记，是按其他文章材料推断的。

崇祯五年（1632）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初八，徐霞客三游雁荡，写作《游雁宕山日记（后）》。

徐霞客三游雁荡的史实众所周知。其表现出尊重实践、勇于探索、穷追事理、求真务实的科学探索精神已被传为佳话。

陈函辉称徐霞客“尝与予言，四至雁，而两陟其巔”，其真实性如何？我们不妨先看看陈函辉和徐霞客的关系。

陈函辉（1590—1646），字木叔，号小寒山子，浙江临海人，崇祯七年进士，补靖江县令。他善文章，喜交游，自称和徐霞客是“累世称通家”的世交。他纂修的《靖江县志》，收录有徐霞客的《溯江源记》《江源考》，是徐霞客考察江河大川研究成果首次被官方付梓印行，对《徐霞客游记》的保存和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
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正月，徐

霞客离世前特命长子徐妃携“寒山无忘灶下”的手札，到江苏靖江找陈函辉写墓志铭。陈函辉在《徐霞客墓志铭》中说，“然辉与先生交最久”。同时写道：“记在壬申秋，以三游台宕，偕仲昭过余小寒山中，烧灯夜话，粗叙其半生游履之概。”这为徐霞客邀请陈函辉为他撰写墓志铭埋下伏笔，也为我们考证徐霞客四至雁荡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此外，还有研究者认为，陈函辉《答友人问台州有何佳境》一诗，就是回复徐霞客向他打听台州有何佳境适合游历的诗文，开启了徐霞客游天台、雁荡之旅。在《徐霞客墓志铭》中，陈函辉还详细记述了徐霞客在他的激励下，为登雁荡之巔三游雁荡的缘由和经历，足见他对徐霞客游历雁荡山的影响之大。

陈函辉不仅和徐霞客关系密切，非同一般，而且对雁荡山也十分偏爱。他在《纪游十九首》中写道：“雁荡吾家山，未向雁湖宿。龙湫五千仞，振衣兼濯足。拔萝陟其巔，星辰大如菽。深巖寂无人，所见皆麋鹿。云外与白云，当年结茅屋。欲往从之游，伊人已空谷。”

从徐霞客和陈函辉的交往来看，陈函辉称徐霞客亲口说“四至雁，而两陟其巔”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。

陈函辉在《书飞泉寺募缘十则》提及徐霞客四至雁荡具体文字如下：

江上徐霞客，其为人雅游，游三十年，两登五岳。尝与予言，四至雁，而两陟其巔。以大龙湫之上为雁宕，雁宕之上为上龙湫，上龙湫之顶，则群鹿数百家焉，见人殊不怪，亦不触。霞客露宿一夜，鹿环而绕之。然则人知此山为雁宕也，又何知是鹿柴也。

飞泉寺是雁荡山十八古刹之一，始建于宋天禧二年（1018），位于马鞍岭东南飞泉山之巔，与雁宕龙湫之顶相对。与雁荡山其它十七座古刹都建在山谷或山麓中不同，飞泉寺建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山顶上，千年间曾数毁数建。陈函辉《书飞泉寺募缘十则》一文，是其应飞泉寺上人为重修飞泉寺而写的。文章开篇就写雁荡之大，飞泉寺鲜为人知，自己两游雁荡尚未知，并引经据典讲述修寺不易。文中写徐霞客游雁荡登龙湫之顶遇见群鹿的经历，而人知雁荡而不知雁荡鹿柴，说明许多事实人只知其一面，而不全面。这也让人联想到，人知徐霞客游雁荡，又何知其“四至雁，而两陟其巔”？

《书飞泉寺募缘十则》是陈函辉晚年之作，只提及徐霞客“四至雁，而两陟其巔”，并没有详细叙述。其实，陈函辉在《徐霞客墓志铭》中写道：“记在壬申秋，以三游台宕，偕仲昭过余小寒山中，烧灯夜话，粗叙其半生游履之概。”这是说，徐霞客在壬申（1632年）秋曾游历过雁荡、天台，并和族兄徐仲昭一起到临海陈函辉的小寒山居，挑灯夜谈，讲述其多年壮游的经历和感悟。如果徐霞客在壬申（1632年）秋游雁荡成立，加上此前众所周知的三游经历，徐霞客四至雁荡的事实也就成立，而且徐霞客“四至雁，而两陟其巔”很有可能就是这次“烧灯夜话”时对作者陈函辉说的。

对陈函辉在《徐霞客墓志铭》中徐霞客壬申秋三游台宕一说，徐霞客研究专家丁文江在《徐霞客先生年谱》中也曾给予特别关注。他认为徐霞客三游雁

徐霞客一年之中，为何三游雁荡？第一次和第二次显然是为壮游探胜而去，第三次则是陪同“至人”黄道周游憩雁荡。

崇祯五年（1632），黄道周因得罪崇祯皇帝被削籍为民，于“二月挂冠出都门，至南京，西游黄山、白岳、九华、匡庐诸胜”；初秋时节，曾游憩雁荡，作《雁荡图》（现藏天津艺术博物馆），画作题款“壬申秋归，憩雁荡”，这和徐霞客四至雁荡的时间是一致的。

徐霞客生性喜好交游，且“所交多一时贤豪长者”。他对黄道周十分尊敬，与陈函辉一道对黄道周执弟子礼，曾“徒步万里访石斋于墓庐；石斋北上，又冲寒迫及于云阳道中。沽酒对饮，且饮且题诗。诗成而酒未尽。文不加点，况郁激壮，遂成绝调。盖以奇人遇奇人，当奇境而成奇文，故宜也。”

黄道周免职南归途中，忆及当年赠送给徐霞客诗句“当时诸公叹鹤唳，悔

节点：壬申秋

荡是壬申（1632年）五月之游，“而访陈于小寒山”必在四月十八日与廿八之间，所谓“壬申秋”是“壬申春”之误。其实，这是丁文江先生因所处时代的条件所限，没能读到相关资料而提出的一种猜测。试想，一个被徐霞客指定为其撰写墓志铭的奇才，正处在精力旺盛的“知天命”之年，怎么可能在“春”与“秋”、“三游”和“四至”这些节点出现笔误或记忆差错呢？

有人问，陈函辉提及“壬申秋”，徐霞客“以三游台宕”而访陈于小寒山，又该作如何理解？笔者认为，这“三游台宕”应该是指崇祯五年（1632）这一年，陈函辉所见到的徐霞客“三游台宕”。因为徐霞客第一次游历“台宕”时是在19年前，当时陈函辉和徐霞客是只闻其人，并不相识。

关于徐霞客壬申秋游雁荡，我们还可以在其师友的文字中读到。

郭浚是浙江海宁人，明末戏剧家、诗人，以治《易》名，并善古文辞，和徐霞客交情匪浅。他在《徐霞客游台雁归赠以长句》小引中写道：“江阴徐霞客游迹几遍名岳，所交皆海内贤豪。尝徒步三千里访石斋师于庐墓。壬申秋孟，复游台雁，还与予遇西子湖，出陈木叔赠诗读之。因笑谓予，叔度、仲举夙与南州善，安可无有道一言，予以为谢，赠以歌。”

郭浚的诗前小引，不仅明确指出徐霞客在壬申秋孟曾复游台雁，还特别指出徐霞客曾徒步三千里走访黄道周，从中传递徐霞客壬申秋游雁荡，或与黄道周有关。

黄道周（1585—1646），号石斋，福建东山人，是明末著名学者、书画家、文学家，世人尊称石斋先生。徐霞客称“至人唯一石斋，其字画馆阁第一，文章国朝第一，人品海宇第一，学问直追周孔，为古今第一，然其人不易见亦不易求。”

崇祯六年（1633）秋，徐霞客北游五台、恒山后，专程赴福建平和县大峰山和漳州东南的丹霞洞与黄道周晤叙。

佐证：黄道周

不从君偃蹇鵷，难免对徐霞客的游历生涯产生羡慕，便乘途走访徐霞客。此时徐霞客刚从台雁探胜回来，见到黄道周喜不自胜，于是同游镇江金山、焦山和句容茅山，之后又到马镇徐霞客家作客，再到苏州找陈仁锡泛舟太湖，此时已是七月望日。后黄道周规划“东游天台山、雁荡山，然后，携家循浙、闽沿海还乡”，徐霞客自然不肯轻易放弃陪同黄道周“东游天台山、雁荡山”的机会。因为徐霞客前三次游雁荡山，只到过雁荡之巔一次，这次游历可能也到达雁荡之巔，故有徐霞客“尝与予言，四至雁，而两陟其巔”之说。

黄道周对徐霞客这种情义念念不忘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四月，黄道周出狱后听说徐霞客离世，作《遣奠霞客寓长君书》，文中再次“忆壬申岁”，并以宋苏东坡与陈季常的亲密关系来比喻自己和徐霞客的关系，感叹没有徐霞客，“即令台、宕、华、峨，起于左

两人不免要赋词唱和。黄道周在诗前引文中写道：“前在雁荡，见陈木叔送振之诗，有云‘寻山如访友，远游如致身。甚爱之。’

黄道周这组诗的题目为《雁荡见陈木叔送徐振之作别九章》，直接道明作者自己前在雁荡看见陈函辉送别徐霞客；诗的内容则巧用典故，记叙在雁荡见陈木叔送徐振之这难忘一幕。郭浚的诗前小引所说徐霞客“壬申秋孟，复游台雁，还与予遇西子湖，出陈木叔赠诗读之”，所讲述的内容是相同的。

陈函辉闻知，亦以“寻山如访友，远游如致身”10字为韵，赋《纪游和韵》七绝十首。其诗序云：“吾师石斋先生，往从凤塘，曾追龙跡。高言则标丹壑，清韵犹彻紫虚。至今雁湫、台瀑之间，山为加高，水为加碧。盖胜地、胜人，相逼合契，无怪乎其谈游如啖蔗也。先生特爱余‘寻山如访友，远游如致身’二语，他日重逢霞客，更为拈句。”两人的序引文字，相互印证壬申（1632年）秋徐霞客曾游憩雁荡山。

陈函辉此后三度刻印自己和黄道周、徐霞客的纪游诗，并邀请与黄道周同为天启二年（1622）进士的吴执御写序。序文云：

余年友黄石斋，秋杪策一蹇来游两山。木叔间丘马影，追及寒岩万壑中，谈古今游道，留宿乃去。石斋自雁返，与余言：不佞读木叔诗，亲霞客入。一则抱膝冲门，有沧海横流之感；一则抒啸苏门，有振衣千仞之思。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，山水至性，发而为忠君孝亲。吾语子游道在此矣！

黄道周从雁荡回来对吴执御说，没有枉读陈函辉的诗，没有枉交徐霞客这个朋友。这个感叹，既肯定了陈函辉的诗艺，徐霞客的为人，也佐证了壬申秋与徐霞客、陈函辉同游雁荡山的史实。因为是同游，才方便把两人放在一起评说。这和郭浚《徐霞客游台雁归赠以长句》的小引一样，都是通过亲历者的叙述，印证徐霞客在壬申秋游雁荡的史实。

右，仆杖履甚健，亦岂乐自独从之乎？”再次用一个亲历者的叙述文字，佐证“壬申秋”和徐霞客同游雁荡山的难忘经历。

徐霞客一生游历两次以上的名山并不多，一年之中三游雁荡，一生之中四至雁荡，这在他的壮游人生历史中堪称唯一。和前面三次游历雁荡山不同，徐霞客“四至雁”不再是探险寻奇，而是陪同官场失意的“至人”黄道周放松心情，在山水之间小憩，展示出重情重义的高士之风，人生的另一个侧面。这对今日雁荡山旅游综合开发，促进文旅融合，无疑也是一种新的人文力量。

编后记：由于对史料的理解不同，必然会影响到推测方法，从而形成结论的差异。徐霞客是否四至雁荡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。林宏伟先生发现了新材料，并据此展开考证，并提出了自己的解读和推理，为对此课题感兴趣的读者，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。



雁荡神韵。刘勇 摄